

未完成的印象：张爱玲的后期创作

江俏陵、蔡晓玲

摘要：张爱玲在1943年和1944年陆续发表多部中、短篇小说，震动上海文坛，被称为天才型的作家。此后，张爱玲因着前夫胡兰成的汉奸身份而被逼离开让自己发光发热的上海，经由香港再到达美国定居，终生再也没有回到上海。自1957年开始的近40年可称为张爱玲的创作后期，此时她的文学创作主要是改写自己早期及他人的作品，有《半生缘》《海上花列传》等；或是断断续续完成一些中、短篇小说与散文，如《色戒》《五四遗事》《郁金香》《重访边城》；写自传体小说和散文是她在美写作的重头戏，如《雷峰塔》《易经》《小团圆》和散文《对照记》。本文首先将通过张爱玲与至交友人的书信梳理出她在美国的生活，再进一步通过她的小说分析其后期创作风格，最后总结出张爱玲在创作生涯上的转折时期和原因。

关键词：张爱玲；书信；在美生活；后期创作

作者：江俏陵，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邮箱：kchloe11@gmail.com；蔡晓玲，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华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邮箱：emilysiauling@gmail.com。

Title: An Incomplete Impression: Eileen Chang's Later Writings

Abstract: In between 1943 and 1944, Eileen Chang published a number of short and medium length novels that shook the Shanghai literary society, and established her reputation as an extra-ordinary writer. Shortly after her ex-husband Hu Lancheng was found to be a traitor, Chang was forced to leave Shanghai, the city where she gained her early fame. She travelled to the United States, via Hong

Kong, and never returned to Shanghai. The four decades after 1957 may be described Chang's later stage of writing, a period where she re-wrote most of her earlier published novels and literatures such as *Half a Lifelong Romance*, *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 and etc. During this time, she also wrote intermittently, some novella, short story and prose, e.g., *Lust Caution*, *Stale Mates*, *Tulip* and *Return to the Frontier*. While in America, her main focus was to write different autobiographical novels, namely *The Fall of the Pagoda*, *The Book of Change*, *Little Reunions* and a prose *Looking at the Old Photos*. This article will look at Eileen Chang's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ase on interac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between Chang and her friends,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how Chang's style of writing evolved later in her life and how these contributed to some major turning points in her writing career.

Keywords: Eileen Chang; correspondent; life in America; later writing

Authors: Kong Siew Lin, Master student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alay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kchloe11@gmail.com; Chai Siaw Ling, Senior Lecturer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alay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emilysiauling@gmail.com.

一、前言

中国文学史上有两种作家，第一种是作家一发表作品，其作品就成为代表作，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郁达夫的《沉沦》和曹禺的《雷雨》等；第二种作家是慢慢摸索，艰苦地寻找，终于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有了代表作，如老舍的《骆驼祥子》和沈从文《边城》等，而张爱玲显然是第一种作家。

张爱玲在 1943 年和 1944 年陆续发表多部中、短篇小说，震动上海文坛，被称为天才型的作家。说到张爱玲的早期风格，可以从她在学生时期的征文《天才梦》里的一句话“生命就像一袭华美的袍子，爬满了蚤子”一探究竟。这句话有三个关键词，一个是“袍子”就是“衣服”，代表她的创作题材，那就是“日常生活”；第

二个是“华美”，代表她的创作文风；第三个是“蚤子”，代表作品当中的悲凉和人性的缺陷。

此后，张爱玲因着前夫胡兰成的汉奸身份而被逼离开让自己发光发热的上海，经由香港再到达美国定居，终生再也没有回到上海。自1957年开始的近40年可称为张爱玲的创作后期，此时她的文学创作主要是改写自己早期及他人的作品，有《半生缘》、《海上花列传》等；或是断断续续完成一些中、短篇小说与散文，如《色戒》《五四遗事》《郁金香》《重访边城》；写自传体小说和散文是她旅美写作的重头戏，如《雷峰塔》《易经》《小团圆》和散文《对照记》。

本文首先通过张爱玲与至交友人的书信梳理出她在美国的生活，再进一步通过她的小说分析其后期创作风格，最后总结出张爱玲在创作生涯上的转折时期和原因。

二、张爱玲在美国的生活

1955年的秋天，35岁的张爱玲离开了香港，往美国出发，张爱玲此生再也没有回到自己成长、发光发热和失意的地方——中国。1956年2月，张爱玲申请到爱德华·麦克道威尔写作基金会为期两年的写作奖助金，而搬至新罕布夏州的营地居住，从而结识了第二任丈夫赖雅，两人相知、相识和相守，于1956年的8月在纽约举行婚礼¹。婚后的第二个月赖雅三度中风，张爱玲因而必须扛起家里的经济与照顾患病丈夫的重担，她为了维持生计而为电影公司写剧本、翻译英文著作。在丈夫赖雅于1967年去世之后，张爱玲就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谢绝客人和记者的来访，很少接电话，主要是通过书信与他人联系，通讯的人也不多，甚至一度不拆书信。²

为了开拓英文市场，张爱玲在50年代和60年代，分别在美国、英国和香港出版了三部英文长篇小说：*The Rice Sprout Song*、*Naked Earth* 和 *The Rouge Of The North*。虽然三部英文长篇小说的反

1 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张爱玲私语录》，宋以朗编，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47页。

2 司马新：《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徐斯、司马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40页。

应不甚理想，张爱玲仍始终不放弃以英文写作，这也衍生出后来同样以英文写作的 *The Fall Of Pagoda*（《雷峰塔》）和 *The Book Of Change*（《易经》）。张爱玲通过这两本英文小说述说自己的家族故事，这是因为张爱玲意识到只有写自己熟悉的、得心应手的东西，才能写好。她不需要挖空心思去编造故事情节，只需对现有事实进行适当地处理和加工，而自己的身世背景和成长经历才是所有素材中最熟悉不过的。³然而，美国读者却并未能对其“自己的故事”产生共鸣，这也是张爱玲的作品一直打不进美国市场的原因。

除了用英文写“自己的故事”，张爱玲也在1975年用中文写了《小团圆》；在1978年，又写了《同学少年都不贱》。在写成之后，张爱玲对小说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修改，最后选择搁置，直到去世也未出版。晚年的张爱玲，由于在小说创作方面无法获得美国读者的青睐，她在晚年也花费了20年的时间来翻译吴语版的《海上花》以及对《红楼梦》进行考证，以重新获得与中国传统文学的连系。

中年的张爱玲，更是常年遭受着感冒、伤风等病痛的折磨，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让晚年的张爱玲产生蚤子噬咬感受的皮肤病。这些问题可以从张爱玲与友人早期来往书信中看见她对蚤子的恐惧与预防。宋淇夫妇、夏志清和庄信正是张爱玲后期“幽居”生活中最重要的外界联系人，也是仅有的能与她保持长期通信的友人。夏志清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和宋以朗编注的《张爱玲私语录》和《张爱玲往来书信集》这四本书信集为研究张爱玲后期创作与生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在其与友人于1960至1983年的来往书信中，可见感冒和牙痛是张爱玲最常出现的病症，接下来还有偏头痛和失眠；然而在此时期之后的书信中，感冒和牙痛出现的频率虽然也有所增加，但其他更为严重的病症也不断出现。从1984年开始，张爱玲对病痛的记录可大体分为蚤患/皮肤病及其他非蚤患的疾病；而愈近晚年，她在书信中提到皮肤病的篇幅也越来越多。

夏志清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中曾八次提到感冒，其中六次出现在80年代之前的信件里；另有五次提到蚤患及皮肤病。

3 参见宋以朗：《小团圆·前言》，《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而脚抽筋、眼睛出血和牙痛各一次，均出现在 80 年代的书信中；右肩骨裂则提及二次，出现在 1989 年两封书信中。在庄信正编注的《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一书中，张爱玲六次提到感冒，其中四次出现在 80 年代之前；六次提到牙痛，其中五次出现在 80 年代的书信中。但是，她对蚤患及皮肤病的提及则有九次之多。此外，她还在 1980 年 9 月 27 日提及自己的失眠症。在宋以朗编注的《张爱玲私语录》和《张爱玲往来书信集》中，张爱玲在 80 年代之前几乎未提及自己的病情，只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各提一次牙痛、感冒和消化不良。在 80 年代之后，张爱玲所提及的疾病次数明显增多；那就是五次以上谈及蚤患和皮肤病，二次感冒，跌伤、手臂骨折、心脏病和失眠症各提及一次。从上述次数比例可得知，感冒、牙痛和皮肤病相关的疾病耗费了张爱玲太多的心神，是张爱玲晚年生活的最大困扰。

根据张爱玲已出版的书信中，不难发现各种病痛和皮肤病日益严重。其中从 1984 年起，蚤患与皮肤病达到了张爱玲一生中最危急的高峰期，甚至已成为折磨张爱玲的首要病痛。蚤子噬身的痛苦曾迫使她不断迁徙居所，过着游牧民般的生活。约于 1984 年 1 月至 1988 年 3 月，张爱玲以 64 岁的高龄在洛杉矶以北的山谷区过了长达数年的漂泊生活，以汽车旅馆为家。庄信正提及张爱玲就算在同一家旅馆也会因为避蚤而频频换房间，稍微有可疑的衣服也扔掉⁴，住进去数小时后蚤还是会出现。为了避蚤，她忙着搬旅馆，整天奔走买东西和补给扔掉的衣物，每天忙到睡眠不足，精神越来越差。在这段流浪的日子里，她把随身携带的东西都丢光了，连各种重要证件都没能保住。张爱玲为了避蚤时常处于草木皆兵的状态，只要有疑似蚤的踪迹，哪怕多么微小也会让她落荒而逃。张爱玲搬个家只需要三个小时的准备⁵。

在《张爱玲往来书信集》中，张爱玲提及自己为了避蚤子而总是乘无人户外时闪电脱衣，用报纸擦拭头发，再把穿过的衣物全扔了再往旅馆的房间钻⁶。张爱玲在 1984 年 11 月 27 日写给宋淇夫

4 庄信正编：《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 年，第 170 页。

5 同注 4，第 190 页。

6 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张爱玲往来书信集》，宋以朗编，台北：皇冠出版社，2021 年，第 193 页。

妇的书信中，提及自己为了防蚤子在每次搬家时用除汗臭的膏锭和美容用的黏土代替烂泥涂在身上来避蚤，以及每天扔一套衣服与鞋袜⁷，只为了不把蚤带回房间内。张爱玲因为住遍了市区内的汽车旅馆而搬到郊区，这番折腾导致她不但没有时间写信，也没有时间和精力看信，张爱玲甚至因为不想交代近况而拒绝看信和回信⁸，就连毕生好友宋淇夫妇的书信也不例外。

张爱玲在她的晚年时期把很多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寻找无蚤、无病痛的清静之地。然而，这段旅馆漂泊生活不但严重影响她的生活作息，也导致她的身体健康受到损害，进而影响张爱玲的写作生涯。1988年3月13日张爱玲终于在友人林式同的帮助下，结束了居无定所的日子。1991年7月张爱玲却又再次因为避蚤而在林式同的帮助下搬家，搬到洛杉矶加州大学校区附近的公寓，从此住了四年，直到去世。这也是她最后一次搬家了。

三、张爱玲的后期创作

张爱玲抵达美国后，自1957年开始的近40年是张爱玲的创作后期。张爱玲后期创作的风格特点主要有以下五点：

（一）杂乱无章的结构

早在张爱玲的第一本小说集《传奇》问世，结构问题已经引起当时批评家们的关注。在1944年8月26日，《新中国报》社针对《传奇》的出版举办了一次集体批评会。在会上，张爱玲的小说成就被广泛认可，同时，小说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得到了正视。如谭惟慈说：“读她的作品，小说不及散文，以小说来看，作者太注重修饰、小动作等，把主题盖住，而忽视了整个结构。”⁹又如谷正榭说：“文字技巧很好，结构松，大致顾到一段，不能顾到整体。”¹⁰组织者吴江枫也说：“张女士制造氛围的手腕很高，结构

7 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张爱玲往来书信集》，宋以朗编，台北：皇冠出版社，2021年，第237页。

8 同注7，第250页。

9 胡兰成：《〈传奇〉集评茶会记》，陈子善编：《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张爱玲的评说》，济南：山顶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76页。

10 同注9，第77页。

上也许松散一点，……”¹¹可见，“结构松散”已经成为批评家们对张爱玲早期小说的一个共识。然而“结构松散”这样的创作风格，在张爱玲的后期自传小说中有过之而无不及，结构不仅仅是松散，甚至是“杂乱无章”。已经面世的小说，感觉像是没有修饰或润色的草稿，在艺术层面上给读者造成一种“未完成”的印象。

《雷峰塔》、《易经》虽然情节枝蔓繁多，但是叙事时间比较简单，基本上是线性的，较容易明白。相比之下《小团圆》不仅结构复杂，叙述时间上更是繁复得多。叙述者不时从某句议论中穿插其他的人或物的叙述，一层套一层，戛然而止，再转回到先前的叙事时间。《小团圆》的结构，无疑是张爱玲几部小说中最为复杂的，也是最惹争议的。从叙述内容来看，《小团圆》采取回忆录式的叙事模式，以叙事人盛九莉的回忆贯穿全篇，讲述九莉从香港求学一直到30岁这段时间的生活经历，着力表现九莉与母亲蕊秋、爱人之雍之间的感情纠葛。小说一至三章写香港求学至从港返沪，与姑姑合住，中间回顾和父母的尴尬关系，并展开家族及亲戚间的故事。从第四章开始，主要着墨于九莉的两段恋情，期间穿插了九莉幼年的一些成长经历和生活琐事，并预述了九莉晚年在美国的一段经历。

香港求学的故事，《易经》用一整本书的篇幅来叙述，而在《小团圆》中被杂糅在第一和第二章。相比《易经》中详尽翔实娓娓道来，《小团圆》里人物的出场没有紧紧围绕故事情节来组织，而是采用一种描摹生活常态的模式来组织，略去了细节交代、心理描写以及对前因后果的铺陈渲染，有时候人物、事件的转换之间毫无承接性，几乎是快进式的镜头组接，所有情节发生得太快、太突然，方才提及入学的时候，几段文字之后，已到了离校之前。

《小团圆》的第三章是整部小说中最为复杂的一章，几乎涵盖了《雷峰塔》的基本内容，也涉及《易经》的部分内容。这一章述说九莉由香港返回上海后的生活，从九莉与楚娣的谈话中引出往事，回溯了九莉从出生到赴港求学的青少年时光。这部分回溯了两个关键的时间点，即母亲蕊秋的两次回国。蕊秋的第一次回国，描写了九莉的生长环境和家族背景。在这一部分，穿插了九莉的表大爷竺雪渔、二大爷、大爷、舅舅卞云志等几个亲族的家庭故事。蕊

11 同注9，第75页。

秋的第二次回国，描写了青春期的九莉逃离父亲家、与母亲同住的情形，其间穿插了母亲为舅舅家几个女儿做媒的情节。从这一章可看到九莉与父母尤其是母亲的尴尬关系，背景是在过渡时代（从封建到民主的时代）里九莉的几个亲族极为不同的生活方式，更远的背景是九莉的家族历史。这样一环套一环的嵌套式描写，全然以九莉的回忆者心境来贯穿，没有时间顺序或逻辑顺序，造成一种“杂乱无章”之感，极大地增加了阅读难度。

第四章似乎是过渡的一章，从九莉自香港返回上海开始写起，写到九莉开始写小说赚稿费与邵之雍的出场，中间是回忆录，对零星往事进行梳理。第四章的后半部分完全跳出了《雷峰塔》和《易经》的故事情节，转入叙述者感情世界的叙述中。第五章写九莉和邵之雍的相处，中间突然插入晚年在纽约打胎的经历。第六章从九莉和姑姑楚娣的谈话突然转入对亲戚与童年往事的回忆，并在文章结尾处又突然转到现实。第七章到第十章讲述九莉和邵之雍之间出现间隙、邵之雍的逃亡、九莉的千里寻夫以及夫妻俩最终的分离。第11章写母亲最后一次回国，其间有姑姑、燕山及弟弟的出场，在九莉与母亲的相处中突然插入了母亲晚年在欧洲去世的信息，以及九莉在国外的小城居住时雇了两个大学生来扛箱子的情节。最后一章大致交代了所有人的结局：九莉和邵之雍的最后一面、父亲与后母的寄人篱下、弟弟九林的孑然一身、九莉和燕山的分手。最后回到三十岁时的九莉，却在结束之前无来由地插入九莉晚年在海外电视上看到大陆来的杂技团的感触。

后期的张爱玲，俨然是个心烦意乱的艺术家的形象。她的叙述不是连贯的，而是点滴的、断续的、不丰满、不充沛、不畅快的，有一种跳动的随意性。她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最大限度地表现其人生，因而她的小说时间和空间跨度相当大，常常只言片语就风云变幻数十年。然而，这样大的时空跨度，涵盖了更多的故事情节，却没有让读者了解到更多信息，反而陷入更加困惑的境地。这种看似“杂乱无章”的结构，显然是张爱玲有意为之。《小团圆》回忆繁复，叙事不连贯，由一系列零散的场景和片断的画面构成。这些零散场景和片断画面常常由一件事或叙述者的一个感觉衍生出去，彼此之间相互独立，又有紧密或微弱的联系。这样的回忆性叙述方式，赋予了整部小说以潜在的和字面上的相关性，而这一点，是张爱玲后期创作的特点。

（二）旁逸斜出的故事

张爱玲在后期小说中着意运用情节空缺、破坏完整叙事的方法。故事不再是小说的中心，与以往直线的表达方法不同，情节以放射或碎片化的形式出现，表现出支离破碎混乱矛盾的效果，叙事当中加插了非常繁多的旁枝或琐碎事。张爱玲在《雷峰塔》《易经》和《小团圆》三部自传体小说中，不同程度地插入了一些“旁逸斜出”的故事。在《小团圆》中，由于叙事容量与空间跨度太大，叙事节奏太快，因而导致了很多人“旁逸斜出”的故事产生。这些故事，跟小说主题无关，对上下文没有承接作用，甚至从叙事手法上看，有时候还有画蛇添足之嫌。《雷峰塔》《易经》和《小团圆》在情节内容上有很多重合之处，最典型的“逸出”故事，当属在英国湖区发生的华人杀妻案。在《雷峰塔》里，这个故事由一本字典里的一瓣玫瑰花瓣引出，张爱玲用了近两页的篇幅来详细讲述这个案子。《小团圆》亦用了两页多大篇幅讲述这个故事，但内容复杂得多。微妙的是，张爱玲并未对这个“逸出”的故事作任何说明。

《易经》第二章开头，用了大部分的篇幅来插入了有关沈琵琶爷爷奶奶的历史小说的内容，张爱玲非常详细和琐碎地复述了这部小说的内容，甚至还摘录了小说中的对话，使这一部分内容逸出了整体叙述框架。她似乎有意以“复述小说内容”这样特殊的叙事手法来处理这段充满传奇意味的家族历史。然而在《小团圆》里，不知是否因为篇幅的关系，对这个故事的讲述则克制得多了，仅交代了小说的名字，对小说的内容则简略地带过。同样的故事情节在《雷峰塔》和《易经》中，因为循序渐进而显得正常合理，但在《小团圆》中，由于缺少了循序渐进的层次感，显得跳脱和突兀。

（三）平淡含蓄的风格

张爱玲早期小说，呈现给读者的是“华丽”和“苍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认为张爱玲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在小说中从具体事物到自然景物，可以达到济慈那样华丽的程度¹²，

12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9页。

这种华丽又恰好与苍凉相对。1944年5月张爱玲在《新东方》杂志上刊登了《自己的文章》一文，以“苍凉”和“参差对照”等用语，来回应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对《金锁记》之外其余的作品不同程度的否定¹³，傅雷高度肯定张爱玲在《金锁记》中的心理观察文字技巧和想象力，但傅雷认为《金锁记》以外的《倾城之恋》和《连环套》则是局限在男女问题上。1957年，夏志清在《评〈秧歌〉》一文中，第一次把“华丽”这个关键字眼提出来¹⁴。作为批评家们针对《传奇》达成的共识，时隔多年后，“苍凉”和“华丽”经夏志清的评鉴与定位，成为张爱玲小说研究的重点。

早期的张爱玲擅长在作品中营造各种繁复奇特的意象，张爱玲的作品具有“以实写虚”的逆向营造文学意象。张爱玲物化苍凉，以较近的东西来象征较远的东西；用较小的事物来比喻较大的事物；用较实的人体来形容较虚的自然物体，这和一般的比喻规则“以虚写实”相反。张爱玲的后期创作，似乎从一个艳异的女子，变得低调含蓄，不再用华丽辞藻，不再用让人眼花缭乱的修辞，不再用大段精雕细刻的描写来制造文字的盛宴。相反地，她采用大量的白描和暗写手法，以极少的笔墨，勾勒出人物的动态和风貌从而表现人物的心理，体现出与早期的“华丽苍凉”迥异的风格。

说到“平淡自然”，不得不再提《海上花列传》。张爱玲在写给胡适的信中提到《海上花列传》的特点是极度经济，读着像剧本，只有对白与少量动作：“暗写、白描，又都轻描淡写和不落痕迹，织成一般人的生活的质地，粗疏、灰扑扑，许多事，当时浑不觉，所以题材虽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并无艳丽异之感，在我所有看过的书里最有日常生活况味”¹⁵。因此，张爱玲认为《海上花》是她看过的书里“最有日常生活的况味”的一部。很显然，在这几部自传小说中，张爱玲有意向《海上花》靠拢。

此外，不论是早期还是后期，张爱玲的小说背景，都是发生在个人历史将要转化为集体历史之时，小说结构和情节极好地描绘了

13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8页。

14 同注12，第273页。

15 张爱玲：《张看》，台北：皇冠出版社，1976年，第152-153页。

那个时刻；但又以自身书写的主观性，坚决拒绝附和那个时刻，形成了与那个时代大的历史叙事风格迥异的个人化叙事。唐文标曾在《张爱玲研究》里提及张爱玲的小说“不受外界影响”，她先天地拒绝了历史时间，逃离了地理环境，限制了人物发展，甚至到了不是一个正常的中国人的世界。¹⁶

张爱玲后期的小说美学观念是“让读者自己下结论”，这观念跟她随后提出的“平淡而自然”“含蓄”和“反三底门达尔”¹⁷是共通的。她认为人物的内心思想如经过作者整理，就是“从作者的观点”去交代人物的思想，已经不是内心本来的面目。在《忆胡适之》一文中，她提及胡适（应为鲁迅）对《海上花列传》的评语是“平淡而自然”，甚至自承希望《秧歌》能达到如此境界，胡适的回信亦认为她“在这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¹⁸，可见在50年代的张爱玲，其创作观念与早期常用华字美句和丰富意象的观念已有所改变。张爱玲欣赏《海上花》的写作特色，显示其创作追求转向为表现人在生活中的真实，表现未经作者处理、修饰及整理的生活真实面，因为人在生活中，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和细节都是浑然不觉的，未能预知现在与将来的发展关系。“平淡而自然”就是不经过作者筛选整理，没有作者主观的感情投射，而是从人物的思想观念出发，不以作者的眼睛去看人物的演出，因为所谓的“日常生活况味”，就是表达人物当下懵然不知目前与将来的关系，只顾目前的情绪。

（四）淡化叙述者的主观叙述

在传统的小说叙事里，作品普遍被要求有深刻的主题思想。因此，作品中的思想意义成为决定该作品价值高低的标准之一。在张爱玲早期的小说中，可以发现到有较多作者主观的感情投射，其所要表达的文本意义或小说主题比后期的小说要明显得多。

16 唐文标：《张爱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第67页。

17 张爱玲在《谈看书》中提及她另外一个后期理念：去‘三底门答’（sentimental）。张爱玲认为，这个词并未能近代中国流行和被接受，这是因为中国人比别的民族更加受到文化的制约，个人与文化融合太过，因此反映在文艺上，往往强调道德，而沿用公式，并且喜爱黑白分明的美学。

18 张爱玲：《张看》，台北：皇冠出版社，1976年，第142页。

张爱玲的第一部小说集以《传奇》为名，希望在平凡人的生活中寻找传奇的色彩，具有明确的目标和主题意义：《金锁记》中所要表现的人性挣扎或女人为情欲或金钱所支配的主题亦十分突出。到了后期，她小说的主题比起《传奇》时期的作品已模糊多了。张爱玲在《惘然记》的序中曾说明《浮花浪蕊》的题材比近代小说散漫，甚至欠缺主题，也没有预设文本的意义。张爱玲后期另两篇《相见欢》和《同学少年都不贱》同样都是没有明确的主题，只有客观地表现几个人物的对话或经验。《相见欢》中荀太太与伍太太对话的情调，跟《小团圆》中蕊秋与楚娣的日常对话情调十分相近，《相见欢》仿佛是从《小团圆》抽取一段出来，而苑梅就仿佛是九莉，在《小团圆》中负责聆听亲戚间的谈话，并且维持一种置身于事外的位置，以便对谈话做出反应、判断和说明。这两篇小说的角色原型分别是张爱玲的母亲、姑姑和张爱玲本身。《相见欢》和《小团圆》都具有张爱玲的后期创作风格，散漫、欠缺主题和没有文本意义。张爱玲后期小说放弃前因后果铺排精密，取而代之的是表现出人在一刹那和一动念之间的人性抉择。

在张爱玲早期的《第一炉香》《金锁记》和《倾城之恋》里，作家总是站在女主角的立场上，用她的眼光去看风景，用她的心理去描写周围的事物，偏重于女主角的主观叙述。为了表现“真实感”，张爱玲后期的小说着力于消减叙述者的重要性，尽量不让主观的叙述参与小说。在张爱玲早期的小说中，叙述者具有明显的地位，是作品的主体和中心，在小说中见到叙述者的判断与评价。作品中的叙述者承载着作者思想和价值观，因此叙述者的看法往往决定着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因而塑造了一种“讲故事”的风格。但在张爱玲后期的小说中着力淡化叙述者的主观意识，去除了叙述者建构的内部框架，造成后期小说的碎片化和断裂化。叙述者的能力大为削弱，小说中向读者说明解释的地方大为减少，营造故事气氛的叙述亦被消除，让读者自行联想和参与。因此在故事的进行中，结局是尚未明确显现的，所有人物都有各自命运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

跟早期小说相比，张爱玲后期小说更大胆地消除叙述者的主观叙述，有可能是她预设读者对原料的故事情节已经十分熟悉，对以张爱玲为原型的各个主角，以她身边的人为原型的其他人物都已了如指掌，小说可以排除讲故事的需要，以精简的、琐碎的，有时候

甚至是艰涩的方法来不断或再次呈现本身的故事。张爱玲后期的小说甚至可以破坏自己早期小说的传奇性与浪漫史，当中对母亲（《小团圆》）、炎樱（《小团圆》《同学少年都不贱》）和姑姑（《小团圆》）的性格进行揭露式的描写，打破了由《流言》或其他更早期小说对三个原型人塑造出来的形象。张爱玲在后期小说采用作家本人不直接对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大量评价，而是让人物按着逻辑表演，作家只负责把人物的语言、动作、身体和内心活动用客观的方式表现出来，引导读者对人物观察、推测、评价以及对情节的期待。

（五）改变描写人物的手法

张爱玲的后期小说中刻画人物的手法有很大的改变。在张爱玲的早期的小说中，各个人物都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这是因为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传统的小说叙事中占重要的地位。作家不但要交代人物的基本资料如姓名、外貌、喜好、背景 and 家世等，还要说明人物的成长过程和性格，甚至描述生活环境与社会状态等。人物既然处于小说叙事的中心，人物塑造的成败，往往是决定了一部作品的优劣。张爱玲在上海时期的小说创作都以极细致的描写手法来交代人物的各个方面，人物形象可以用“丰满”一词来形容，例如《金锁记》的曹七巧：

众人低声说笑道，榴喜打起帘子，报道：“二奶奶来了。”兰仙云泽起身让座，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住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镶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四下里一看，笑道：“人都齐了，今儿想必我又晚了！怎怪我不迟到——摸着黑梳的头！谁教我的窗户冲着后院子呢？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给我，横竖我们那位眼看活不长的，我们净等着做孤儿寡妇了——不欺负我们，欺负谁？”¹⁹

19 张爱玲：《金锁记》，《传奇》（增订本），上海：山河图书公司，1946年，第114页。

张爱玲一开始以曹七巧的登场把她的出身、人物形象、在姜家中的地位，以及与各人的关系都交代得非常清楚，让读者一目了然。仅仅这一段，从外貌、动作、语言，到处境、性格、脾气，一览无遗。其他如《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与《红玫瑰与白玫瑰》的佟振保等，读者对他们的身世经历与外貌性格都了如指掌。

与这种塑造人物的做法不同，在张爱玲的后期小说作品中，人物的性格、身世经历、外貌性格和衣着等都占次要的地位，与人物有关的社会背景也消失掉，剩下的只是存在于当下的即时对话，所见所闻与思想。由于张爱玲没有填满人物的所有资料，使人物形象的描述不丰满和具有空缺性，让读者自行去猜度和估计，而不是由作者交代说明。然而，淡化人物形象，不等于这一时期的小说中人物没有形象，只是作者不再为读者提供便利，没有在小说的开始时把人物交代得清清楚楚，而是逐渐在小说的不定处略略说明细节。由于作者消减了人物的描述，令人物及其环境缺少人为的感情色彩，从而表现出更为真实的一面。人物既没有鲜明的轮廓，人物的过往经历也描述得断断续续和琐琐碎碎，令张爱玲的后期小说中的人物就如她自己所说的：“不过是一个笼统的印象，也就可以觉得是多方面的人生，有些地方影影绰绰，参差掩映有致。”²⁰。

由早期多描写人物的家世背景和外貌性格，转至后期集中描写当下的所见所闻和心理变化，收录在《郁金香》短篇小说集中的《浮花浪蕊》就是一个好例子。《浮花浪蕊》主要表现女主角洛贞离乡背井远赴日本的航海旅途。但张爱玲对洛贞这个女主人翁的人物形象只是随口提及，没有重点描写，反而对洛贞眼中的事物重笔书写。整篇小说着重描写洛贞眼下所见的人物和回忆片段，例如船上的西崽、萍水相逢的李察逊、姐姐、姐姐最好的朋友范妮及其丈夫艾军等。洛贞出国前的经历以及遭遇却略过不提，对将来的茫茫前路也毫无预示。因此，《浮花浪蕊》里的人物叙述手法，给读者留下了更开放的想象空间。

此外，在另一篇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中，主角赵珏的面目更是模糊，作者对她的外貌描写极少，只有两处。第一处是写赵珏和恩娟：“她们学校同性恋的风气虽盛，她们俩都完全是朋友，一

20 张爱玲：《张看》，台北：皇冠出版社，1976年，第197页。

来考进中学的时候都还小，一个又是丑小鸭，一个也并不美。”²¹ 此处用了一句“一个又是丑小鸭”去表示赵珏的外貌。另一处是赵珏逃婚，在亲戚家暂住，有一次恩娟约她出外散步，赵珏：“冬衣没带出来，穿着她小舅舅的西装裤，旧黑大衣，都太长，拖天扫地，又把订婚的时候烫的头发剪短了，表示决心，理发后又再自己动手剪去余鬓，短得近男式，不过脑后成锯齿形。”²² 此处略多的外貌描写都不是纯粹为了表达人物外型，而是显示赵珏拒婚的决心。另一方面，小说中省略了赵珏在离开家庭至出国中间重要的一段经历，例如她在逃婚后跑单帮、与高丽浪人的经历等，留下一大段空白让读者自行去思考。

若将张爱玲的早期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与后期小说中《色戒》中的易先生做个对比，就会发现同样是写自私的男人，张爱玲对佟振保这个人物的描写极为详细，除了对出身、性格及外貌外，也重点交代他一生中的几个女人。第一个是妓女、第二个是情人玫瑰、第三个是朋友的妻子王娇蕊，第四个是他的太太孟烟鹂。对于佟振保与四个女人的描写，张爱玲钜细无遗地交代了他们一起相处的细节与经历，全面显示出这四个女人的交往如何影响了佟振保的生命。在这篇小说中，张爱玲以非常详尽的细节描写去表达人物的各方面。相比之下，《色戒》中的易先生的形象是较不丰满的。虽然小说在人物形象方面交代得颇为详细，例如写他“矮小”、“穿着灰色西装，生得苍白清秀，前面头发微秃，褪出一只奇长的花尖；鼻子长长的，有点‘鼠相’，据说也是主贵的。”²³ 但是小说并没有交代易先生以往的生活或出身，只说“他自己是搞特工的”、“情报工作的首脑”等，读者对易先生的背景一无所知。其他重要的事件如易先生和王佳芝的交往、王佳芝放走易先生后，易先生如何迅速采取行动捕杀各人等都略而不提，留下了更为开放的想象空间，亦将传统小说中着重描写人物形象的重心移至表达人物当下的存在及感受。综上所述，都是张爱玲早期小说与后期小说的分别。

21 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台北：皇冠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22 同注21，第24页。

23 张爱玲：《色戒》（短篇小说集三：一九四七年以后），台北：皇冠出版社，2020年。

四、结论

离开上海之前，从1945年到1952年整整七年，为张爱玲的创作空窗期。张爱玲的创作高峰期是1943年至1945年，《金锁记》《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和《红玫瑰白玫瑰》都是在那时候写的，那时的张爱玲只有二十三、四岁，但从25岁至30来岁，张爱玲就没有重要的作品发表。1947年张爱玲开始涉足电影圈并结束和胡兰成的婚姻。因着胡兰成的汉奸身份使张爱玲受到上海文坛的口诛笔伐，结果从1945年8月到1947年4月，正处创作高峰状态的张爱玲，将近两年没有发表任何文字。因此，当一个作家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遇到来自时代的阻碍，但又必须以笔为生之时，通常有两个方法，一是靠近市场，取悦读者，走比较通俗的路线；二是参考当时的主流社会观念和意识形态，在自己的作品中增加一些政治色彩和社会兴趣。40年代后期的张爱玲也是这样，从中篇《多少恨》到长篇《十八春》是一种通俗路线的尝试；而被高全之称为“张爱玲最前卫最重要的无产阶级文学实验”²⁴的《小艾》则是后一种政治策略的调整。

张爱玲在香港的小说创作，是她在整个创作道路上的重要转折时期，特别是1945年到1952年。第一，写作动机的改变，张爱玲有意直接揭露社会政治问题，早期的她主要是书写上海小市民的故事；第二，想象读者变了，主要是面对海外读者而不是上海的小市民；第三，生产机制的改变，获得美新处的资助，让她按主题写作甚至是签订合约；第四，题材文风和创作技巧的改变，开始写不熟悉的农村生活。这些改变的主要原因与张爱玲在第二次赴香港以后的生活困境和生存需求有关。

1955年到了美国后，在没有那么具体的生活压力以后，张爱玲随即放弃这种主题先行、按合约进行资助的写作模式，开始书写“自己的故事”。或也因经历过这一番周折，其后期的小说创作比早期更加不愿意为读者带来阅读愉悦为目标，仅留下各种的片断和碎片，似乎仍可被改写或添写。不管在艺术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来说，都给读者“未完成”的印象。这样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具有张爱玲后期风格的作品未能在她本人在世时出版，那是因

24 高全之：《张爱玲学》，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第134页。

为作品还处于不受约束、不断变化的未完成状态。

参考文献

1. 陈芳明：《张爱玲与台湾》，陈子善编：《作别张爱玲》，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年。
2. 高全之：《张爱玲学》，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
3. 胡兰成：《〈传奇〉集评茶会记》，陈子善编：《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张爱玲的评说》，济南：山顶画报出版社，2004年。
4. 梁慕灵：《视觉、性别与权力：从刘呐鸥穆时英文到张爱玲的小说想象》，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5. 林幸谦主编：《千回万转：张爱玲学重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6. 司马新：《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徐斯、司马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
7. 王德威：《伤痕书写，国家文学》，《一九四九：伤痕书写与国家文学》，香港：三联书局，2008年。
8. 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13年。
9.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10. 许子东：《许子东细读张爱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
11. 余斌：《张爱玲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
12. 张爱玲：《金锁记》，《传奇》（增订本），上海：山河图书公司，1946年。
13. 张爱玲：《张看》，台北：皇冠出版社，1976年。
14. 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台北：皇冠出版社，2004年。
15. 张爱玲：《重访边城》，台北：皇冠出版社，2008年。
16.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流言》，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
17. 张爱玲：《传奇：张爱玲短篇小说集》，台北：皇冠出版社，2016年。
18. 张爱玲：《雷峰塔》，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
19. 张爱玲：《易经》，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
20. 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
21. 张爱玲：《半生缘》，台北：皇冠出版社，2020年。
22. 张爱玲：《赤地之恋》，台北：皇冠出版社，2020年。

23. 张爱玲：《对照记》（散文集三：一九五〇 - 八〇年代），台北：皇冠出版社，2020年。
24. 张爱玲：《海上花开》，台北：皇冠出版社，2020年。
25. 张爱玲：《红楼梦魇》，台北：皇冠出版社，2020年。
26.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短篇小说集二：一九四四 - 四五年），台北：皇冠出版社，2020年。
27. 张爱玲：《倾城之恋》（短篇小说集一：一九四三年），台北：皇冠出版社，2020年。
28. 张爱玲：《色戒》（短篇小说集三：一九四七年以后），台北：皇冠出版社，2020年。
29. 张爱玲：《惘然记》（散文集二：一九九〇年代），台北：皇冠出版社，2020年。
30. 张爱玲：《秧歌》，台北：皇冠出版社，2020年。
31. 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张爱玲私语录》，宋以朗编，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
32. 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张爱玲书信往来集》，宋以朗编，台北：皇冠出版社，2021年。